

小杨村的暑假

一个空笼子，装满了整个夏天。

带走的不是笼子，是整个夏天的声音和光

导读

一个空笼子，装满了整个夏天。

妙妙的暑假，本来是有形状的。是游乐场旋转木马的红，是超市冰柜里那一层白雾，是手机屏幕上一格一格亮着的信号。她把这些都盼好了，装进了那只粉色的拉杆箱里。

可是箱子的轮子，最后卡在了一条村路的石头缝里。

这地方叫小杨村。没有超市，没有快递，没有公交车，手机举得再高，屏幕上那几格信号也不肯亮。通往镇上只有一条路，路的两边是稻田，是玉米地，是芝麻，是一畦一畦的菜。风一吹，绿浪推着绿浪，一直推到很远的地方去。

白天，热气从泥土里往上冒，晒得草垛发出干爽的稻草味。知了在村口的大槐树上叫，叫得整个村子都发烫。水渠里的水是凉的，草垛深处藏着刚下的、还温着的鸡蛋，握在手心里，暖暖的。到了晚上，蛙声从四面八方涨上来，像涨潮。田埂上飞着萤火虫，一点，两点，一明一灭，把黑漆漆的夜，戳出许多小小的光。

可这些，妙妙一样也看不上。她想回城里去。她坐在门槛上，把下巴搁在膝盖上，小声念叨：这破地方，连个信号都没有。

她还不知道，就在这个没有信号的夏天，她会遇见两个孩子。一个嘴很贫，一张嘴能把人噎个跟头；一个话很少，半天挤不出一句，笑起来豁着颗牙。

她也还不知道——这个夏天，会和她盼过的那些，都不一样。

蛙声涨上来，萤火虫一明一灭，热气里全是稻草的味道。

第一章·城里来的丫头

车在土路上颠了一下，妙妙的额头磕在车窗上。

窗外是一大片绿。玉米一根一根往后倒，比车还高。再往后是黄绿黄绿的稻田，一直铺到山脚。天很蓝，云白得发亮，热气从地里冒上来，路面看着都在晃。

「快到了。」爸爸说。

妙妙没吭声。她低头看手机。屏幕右上角一个信号格都没有，只剩一个小叉。她把手机举高，又举高，还是那个小叉。

「这儿没信号。」她说。

「嗯。」

「一格都没有。」

爸爸把车停在一棵大树下。树很粗，两个人都抱不过来，叶子密密地压下来，底下是一片阴凉。

「到了，小杨村。」

妙妙推开车门。一股热气扑上脸，像掀开锅盖。知了在头顶叫，叫得又尖又长，一声接一声，中间不歇气。

她本来说好这个暑假要去游乐场的。去坐那个转很快的、会尖叫的东西，还要吃两个甜筒。爸爸都答应了。

可是奶奶住院了，爸爸忙。

爸爸把粉色拉杆箱从后备箱搬下来，放到地上。箱子上有一只卡通兔子，是妙妙自己贴的。

「爸爸不进去了？」

「不了，我得赶回去。医院那边等着。」爸爸蹲下来，把她刘海拨了拨，「乖，听爷爷奶奶的话。」

「你什么时候来接我？」

「忙完就来。」

「忙完是哪天？」

爸爸没答。他上了车，摇下车窗又叮嘱了两句，妙妙没记住。车掉头，扬起一路土。土慢慢落下去，车没影了。

只剩下知了在叫。

妙妙拉起箱子往村里走。

路是土路，中间夹着石头。轮子转两下，「咔」一下卡住了。她使劲拽，箱子纹丝不动。低头一看，一只轮子塞进了两块石头中间的缝里。

她蹲下来抠。石头硌手，还烫。抠了半天，轮子出来了，粘了一层灰，兔子旁边也蹭上一道黑。

她站起来，往前看。一条路，直直的，两边是庄稼。没有商店，没有红绿灯，没有公交站台。什么都没有。就一条路。

※

村口那棵大槐树下，蹲着两个小孩。

一个梳着两个冲天的小揪揪，眼睛大大的，正低头拍地上的画片。手掌「啪」地拍下去，画片翻了个面，那小孩「嘿」了一声。旁边一个圆脸板寸的男孩蹲着看，一颗门牙没了，嘴半张着。

妙妙拖着箱子走近。轮子在土路上「咕噜咕噜」响。

梳揪揪的那个抬起头。上下把妙妙看了一遍——白净的脸，齐齐的刘海，干干净净的凉鞋，还有那只粉色的箱子。

「哟，」她咧嘴一笑，「城里来的洋娃娃。」

妙妙站住了。

「你谁呀。」妙妙小声说。

「我三蒜瓣儿。」她把画片往兜里一塞，站起来，指指旁边，「他铁头。」

铁头挠了挠后脑勺，没说话，冲她笑了一下，豁牙露出来。

「你住哪个屋？」三蒜瓣儿问。

妙妙摇头。她不知道。

「不知道？」三蒜瓣儿翻了个白眼，「跟我来吧。」

她转身就走，走得飞快。铁头默默走过来，伸手要提箱子。妙妙往后缩了一下，把箱子攥紧了。铁头愣了愣，把手收回去，跟在旁边走。

路越走越窄。土墙，木门，房檐底下挂着一串一串的红辣椒。有只鸡从脚边「咯咯」跑过去，妙妙吓得跳到一边。三蒜瓣儿回头看她一眼，撇撇嘴，没说话。

※

天擦黑的时候，几个孩子被叫到一张桌子上吃饭。

桌子摆在院子里。一盏灯泡吊在头顶，昏黄昏黄的，一圈小虫子绕着灯飞。饭菜端上来：一大盆炒青菜，一碗煎豆腐，还有一盘拌黄瓜。米饭盛在粗瓷碗里。

妙妙的碗边上有个豁口。

她盯着那个豁口看了一会儿，把碗轻轻转过去，让豁口冲外。

铁头已经开吃了。他端起碗，扒拉两大口，腮帮子鼓得圆圆的，还没咽下去，筷子又伸出去舀了第二碗。第一碗底下还剩着饭，第二碗的饭已经堆上来了。呼噜呼噜，中间一下都没停。

妙妙夹了一粒米，放进嘴里，慢慢嚼。又夹一粒。她的筷子拿得高高的，尾指还翘着。

三蒜瓣儿在旁边看着，看着看着，也把筷子拿高了，翘起小尾指，一小口一小口，摇头晃脑：

「哎呀——这个菜——真难吃呀——」

妙妙脸红了。

铁头正塞着第三碗，「噗」地一下，笑喷了，饭粒喷了一桌子，还有一颗蹦到三蒜瓣儿脑门上。

「铁头你个猪！」三蒜瓣儿伸手去擦，筷子上的菜甩了她自己一裤子。

铁头捂着嘴笑，肩膀一抖一抖，豁牙全露出来了。

妙妙没笑。她夹了第三粒米。青菜她没动，豆腐她也没动，只把碗里最白的几粒饭挑出来吃。

「哎，」三蒜瓣儿凑过来，「你咋不吃菜呀。」

「……不饿。」

「那你吃啥呀。」

妙妙没答。她把碗放下了，米还剩大半。

三蒜瓣儿盯着那半碗饭，撇撇嘴，也没再说。铁头把自己碗底最后几粒饭扒得干干净净，抬头看看妙妙的碗，又低下头。

※

晚上，妙妙睡在一张陌生的床上。

床单是蓝格子的，有点硬，闻着一股太阳晒过的味道，还混着点稻草味。屋里没有空调。窗户开着一道缝，外头黑漆漆的，一点光都没有。

她躺着，睁着眼。

然后声音就来了。

青蛙。一只，两只，一片，全叫起来了。「呱——呱——呱呱呱——」从窗外的稻田里涌进来，涨潮一样，一浪盖过一浪，震得整个屋子都在响。近处的，远处的，高的低的，全搅在一块儿。

妙妙从没听过这么吵的地方。城里的晚上是有声音的——车、空调外机、楼下的说话声——可那些声音都闷闷的，隔着玻璃。这个不一样。这个是贴着耳朵叫。

她翻了个身。蛙声还在。

又翻了个身。还在。

屋里太黑了。她看不见天花板，看不见门在哪儿，看不见自己的手。她把被子往上拉了拉，盖到下巴。

蛙声一声比一声响。

妙妙抓过枕头，翻过身，把枕头死死压在耳朵上。她想她的房间，想她的小台灯，想那个开着就会亮起一圈星星的台灯。

枕头捂得再紧，那片叫声还是从缝里钻进来。

她小声念了一句：

「破地方。」

没人听见。青蛙还在叫。

第二章 · 一根失踪的手表链

第二天一早，太阳还没爬高，院子里就热起来了。

妙妙蹲在门槛上，看一只鸡从她脚边走过。

奶奶端着一盆水出来，把三蒜瓣儿从屋里喊出来。

「带城里娃认认路。」奶奶说，「别走远。」

三蒜瓣儿正啃一根黄瓜，嘴里鼓鼓的。

「知道了知道了。」她翻了个白眼。

铁头不知从哪儿钻出来，站在门外，光着脚。

他冲妙妙咧嘴一笑，缺了颗门牙。

妙妙没笑。她低头看自己的白布鞋。

鞋边已经沾了一圈黄土。

三个人出了院门。

三蒜瓣儿走在最前头，两个小揪揪一颠一颠的。

「这是稻田。」她随手一指。

「那是玉米地。」又一指。

「那边是水渠。」

妙妙看不出哪块是稻田哪块是玉米地。

都是绿的。一大片一大片，绿得晃眼。

热气从地里往上冒，脸上黏黏的。

知了在树上叫，一声接一声，没个停。

「你们村……这么远啊。」妙妙小声说。

「远什么呀。」三蒜瓣儿回头，「你走不动了？」

「没有。」妙妙立刻挺直了腰。

铁头走在最后，一路上一句话没说。

他手里攥着几根草，走一段就掐一根。

玉米地里传来一阵响，玉米叶子哗啦哗啦地扫过胳膊。

妙妙缩了缩，往路中间靠。

「痒不痒？」三蒜瓣儿咧嘴，「玉米叶子拉人。」

妙妙胳膊上果然起了一道红印子。她抿着嘴，没吭声。

二

走到水渠边，三蒜瓣儿蹲下来，捧起水往脸上抹。

水是活的，哗哗地流，凉丝丝的。

妙妙也蹲下去。手心全是汗，还沾了泥。

她把手伸进水里洗。

水一冲，凉得她打了个激灵。

就在这时，手腕上一松。

那根伸缩链——挂着电话手表、坠着一个会发光的小挂件——从她腕子上滑了下去。

「啊——」

妙妙去抓，晚了。

链子在水里翻了个身，那点小小的光一闪，就被水冲走了。

顺着水流，往下游去了。

妙妙站起来，愣在那儿。

「我的手表……」

她的声音抖了。

「掉了。掉水里了。」

那是妈妈给买的。回城了她怎么说？

妙妙的眼睛一下子红了，鼻子一酸，眼泪掉下来。

「别哭啊。」三蒜瓣儿慌了，「哭什么呀，不就一破手表——」

妙妙哭得更凶了。

「……不是破手表。」她抽着气。

三蒜瓣儿撇撇嘴，不说话了。

三

「让开让开！」

三蒜瓣儿把黄瓜一扔，鞋一蹬，扑通跳进水渠。

水到她大腿根。她弯下腰，两只手在水里乱摸。

「在这儿呢！肯定在这儿！」

她越摸越急，脚下的泥被搅起来。

清水变成了黄水，黄水变成了泥汤。

什么也看不见了。

「你看不见了。」妙妙抽着鼻子说。

「我看得见！」三蒜瓣儿嘴硬，手伸得更深。

忽然她脚底一软，踩着个凉凉的、鼓鼓的东西。

那东西「呱」地一声，猛地一蹦。

是只癞蛤蟆。

「哇呀——」三蒜瓣儿脚一滑。

两只胳膊在空中划拉了两下，没抓住。

扑通。

一屁股坐进了泥水里，水花溅了老高。

泥点子甩到脸上、揪揪上、鼻尖上。

那只癞蛤蟆蹬着腿，从她胳膊边游走了。

三蒜瓣儿坐在水里，睁着大眼睛，半天没动。

妙妙的眼泪还挂在脸上，看着看着，噗地一下——

差点笑出来。她赶紧把嘴闭上。

四

铁头没跳下去。

他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跑到了下游几步远的地方。

他蹲在渠边，手里攥着一把玉米秆，还有刚掐的草。

他闷着头，谁也不看。

先把玉米秆横着插进渠底的泥里，一根，两根，三根。

插成一排，挡住水。

再把草一把一把塞进秆子的缝里。

手很快，一下一下，也不抬头。

草越塞越密，水被挡住了，慢慢在坝前面积起来。

他又抓了两把泥，糊在草坝底下。

下游的水小了。坝前面的泥汤，不流了。

妙妙走过去，站在他旁边看。

「你这是……干嘛？」

铁头没说话。他挠了挠后脑勺。

「等。」他说了一个字。

水不流了，泥就往下沉。

一点一点，泥汤上面浮出一层清的。

越来越清。渠底的石头、砖头，一块一块露出来了。

铁头趴到水边，眯着眼睛看。

忽然他把手伸进去，从两块砖的缝里，慢慢抠。

抠出来一根链子。

链子上，那个小挂件还挂着。

五

「找着了？」三蒜瓣儿从水里爬起来，一身泥，噔噔噔跑过来。

她凑过去看了一眼，又赶紧把胸脯一挺。

「哼，我早就看见它在那儿了。」

她抹了把脸，脸上的泥抹开一道。

「我下去，是让你体验体验——乡村泥浴！城里没有吧？」

妙妙看着她那张花猫脸，嘴角抖了抖。

铁头没理她们。

他把链子在自己衣摆上擦。

衣摆本来就脏，越擦越花，可他擦得认真。

擦完，他豁着牙笑了，把链子递过来。

「给。」

妙妙伸手接。

链子还是湿的，凉凉的，沉甸甸落在手心里。

那点小光，又亮起来了。

她把链子绕回手腕，扣好。

低头看了看。

挂件上还沾着两个泥点子，一大一小。

妙妙的手指在泥点子上停了一下。

没擦。

她抬起头，笑了。

这是进村以后，她第一次笑。

「走了走了。」三蒜瓣儿甩着湿裤腿，往前走，「一身泥，回去奶奶又该说我了。」

她走两步，回头。

「哎，你还愣着干嘛。跟上啊。」

妙妙跟了上去。

铁头拆了草坝，水又哗哗地流起来。

他最后一个跟上，光脚踩在热土上，一声不吭。

知了还在叫。太阳更高了。

三个影子，一前一后，走在田埂上。

第三章·怕黑的夜里，田埂上有光

灯泡是黄的，一个人的堂屋大得很。

爷爷奶奶天没黑就下地了，说去收玉米，说一会儿就回。妙妙看了一眼手表，看不太懂，只知道针都指到底下去了。窗外从蓝变灰，从灰变黑。

蛙叫得越来越响。像有人在墙外头一下一下拿棍子敲。

她把灯拉了又拉。灯泡晃，影子跟着晃。墙角那口大缸黑乎乎的，看久了像蹲着个东西。妙妙不敢看它，也不敢不看它。

她小声念叨。

「回来了……该回来了……」

门外一声响。是风。妙妙站起来，又坐下。手心全是汗。

她终于受不了了，趿着鞋跑出门。她想着，往外跑就能碰上大人。

外头更黑。

屋里好歹有个灯泡，外头一点灯都没有。天上没月亮，几颗星星细得像针尖。田埂两边黑成一片，稻子在那儿晃，沙沙沙的，也不知道是不是有东西。妙妙站在门口，一步都不敢再走。

她的鞋掉了一只。她也不敢弯腰去捡。

就在这时候，田那头有光晃过来。一晃一晃的，还有说话声。

是蒜瓣儿和铁头。

蒜瓣儿手里拎个东西，铁头空着手，一深一浅地走。看见妙妙站在门口，蒜瓣儿先咧嘴。

「城里娃咋不睡觉？」

妙妙没吭声。她把掉的那只鞋悄悄用脚勾回来，踩上。

「我……我找我奶。」她声音小，「屋里没人。」

「玉米地呗，」蒜瓣儿满不在乎，「一时半会儿回不来。」她抬了抬手里的东西，「跟我们走不？」

妙妙看那东西。是个笼子，草编的，巴掌大，稻草拧出来的，捏着一股干草味。笼子壁上留着缝，能透光。

「干啥去？」

「逮萤火虫啊。」蒜瓣儿说得像这是天底下最不用问的事。

妙妙往身后黑漆漆的屋看了一眼，又往田里看。田里也黑。她攥住了蒜瓣儿的衣角。

蒜瓣儿低头看了看那只攥着的手，没说什么，也没甩开。

「怕黑？」她哼了一声，「有啥好怕的？走！」

二

田埂窄，三个人排不开。妙妙走中间，蒜瓣儿在前头带路，铁头在最后。

走了没几步，妙妙看见了。

草丛里，一点绿的光。不是绿，是黄绿，像掺了点黄的那种绿。亮一下，灭一下。它飘起来，慢慢的，一点都不急。旁边又亮起来一个。然后是三个、五个。

妙妙忘了攥衣角。她张着嘴看。

「愣啥呢，逮呀。」蒜瓣儿把笼子往她怀里一塞，自己空手就扑过去，两个手掌一合，「啪」，摊开一看，「哈，有了。」

她把那点光往笼子缝里塞。笼子里就亮了一下。

妙妙也去扑。

那点光就在眼前，她两只手合过去——空的。虫飞到左边去了。她再扑左边，它又飘到右边。她扑一下，它躲一下，气得她直跺脚。

蒜瓣儿在旁边笑得直不起腰。

「城里娃手咋这么慢！」她学妙妙的样子，两手在空中乱抓一气，「跟捞鱼似的——哈哈——它又不咬你！」

妙妙脸红了。黑天里看不出来，可她自己知道。她抿着嘴，又扑了两下，还是空。

铁头没笑。他蹲在一边，闷头逮。他手笨，可他有耐心，等虫落下来了才慢慢合手。合了三回，逮着一个。

他走过来，也不说话，把两只手拢成个小罩子，凑到妙妙手边，一松，那点光就落进了妙妙的手心。

妙妙不敢动。

那虫在她手心里爬了两步。凉的，痒痒的。停下了。亮了一下——就那么一下，把她指头缝照得透红。

然后它翅膀一张，飞走了。

妙妙的手还举在那儿，空的。她盯着它飞远，越飞越高，混进别的光里，分不出哪个是它了。

「跑啦，」蒜瓣儿凑过来看，「你手不能张那么开，笨。」

铁头挠了挠后脑勺，又给她逮去了。

三

笼子里攒了七八个，一路走一路亮，晃在蒜瓣儿手里，像拎着一小团会呼吸的光。

走着走着，蒜瓣儿忽然站住，摆手叫他们别出声。

「听。」

妙妙屏住气。蛙声底下，果然还有别的。一声长的，拉得老长——知了。

「哪儿呢？」妙妙小声问。

「你听。」蒜瓣儿指指左边那排树，「那棵大杨树上。」

妙妙侧着耳朵。那叫声确实是从左边来的，一下一下的。她第一回知道，黑天里光靠耳朵，就能说出东西在哪儿。

「白天好逮，晚上它不动，」蒜瓣儿说，「摸黑上树容易摔。」她顿了顿，「铁头摔过一回，从这么高。」她比划了一下。

铁头咧嘴，豁牙露出来，没接话。

他们没去逮知了，就站着听了一会儿。那声音时断时续，断的时候，妙妙心里空一下，等着它再响。它总会再响。

四

过了水渠，前头是个草垛。

白天妙妙见过草垛，大大一堆稻草，像个胖馒头。这会儿黑乎乎立在那儿，比白天高。

蒜瓣儿把笼子递给妙妙拿着，自己上手去扒草垛边上。

「干啥？」

「摸摸看，」蒜瓣儿头也不回，「有时候鸡在这儿下蛋。它不回窝，就跑这儿来下。」

妙妙抱着笼子，笼子的光照着蒜瓣儿的手。她把稻草一把一把往外扒。翻开的稻草冒出一股味来——晒过太阳又捂了一天的那种味，干干的，闷闷的，有点甜。妙妙的鼻子有点痒。

「有了！」蒜瓣儿手一伸，掏出一个来。白的。

她转过身，把鸡蛋往妙妙手里一放。

妙妙接住，愣了。

是温的。

不是凉的，也不是烫的。是温的。像刚才那只萤火虫落在手心里那样，有一点点热气，贴着她的手。

「热的……」她小声说。

「刚下的呗，」蒜瓣儿说得稀松平常，「鸡屁股里出来的能不热吗。」

妙妙没笑。她两只手捧着那个蛋，捧了好一会儿，才敢握紧一点。她从来没拿过温的鸡蛋。她家的鸡蛋都在冰箱里，凉的，一盒一盒的，她也没想过鸡蛋原来会是热的。

铁头又从草垛另一头摸出一个，也是温的，塞她另一只手里。

两只手，两个热蛋，一个亮笼子夹在胳膊肘那儿。妙妙有点手忙脚乱，可她不想放下任何一个。

五

回去的路，还是那条田埂。

妙妙走在中间。她怀里揣着两个鸡蛋，手里拎着草笼子。笼子晃一下，田埂上就跟着晃出一小片黄绿的光，照着脚底下的路。

她没再攥谁的衣角。

走了一段，田埂宽了些。妙妙不知不觉走到了前头。蒜瓣儿和铁头在后头跟着，蒜瓣儿嘴里还在念叨白天那棵桃树上的桃青不青。妙妙拎着笼子在前面走，也不回头，脚下也不打绊了。

她抬头看了一眼天。

星星还是那么细。可是这会儿黑天里，妙妙能数出好些东西来了：草丛里一亮一灭的绿光，左边杨树上那声长长的知了，脚边稻子沙沙响——那不是有东西，那就是稻子。还有怀里两个鸡蛋的热气，隔着薄薄一层壳，一点一点凉下去。

原来黑地里，不是什么都没有。

原来这里，不空。

到了自家门口，屋里的灯还亮着，还是那个黄灯泡。远远看，那盏灯这会儿不吓人了。

「明儿还来！」蒜瓣儿在后头喊，声音在黑地里传得老远，「多逮点，装满这笼子！」

妙妙转过身。她想说什么。

「那个……」她张了张嘴，「……那个笼子……」

「你拿着！」蒜瓣儿摆摆手，拉着铁头往回走了，光影一晃一晃，「给你看家，比你那大缸强！」

妙妙低头看那个草笼子。里头七八点光，还在一亮一灭。她把它拎进屋，放在桌上，挨着黄灯泡。

两个鸡蛋，她轻轻搁在碗里。摸上去，还有一点点温。

第四章 · 一只狗和一个误会

早上的太阳晒到窗台的时候，妙妙就发现小猫不见了。

是一只小指头那么大的猫，橡皮做的，粉的，尾巴翘着，眼睛是两个黑点点。她从城里带来的。装在拉杆箱最里头那个夹层，用一张纸巾包着。

她把夹层翻了个底朝天。没有。

她把箱子里的衣服全抖出来，一件一件抖。没有。

床底下也趴着看了。灰。没有。

妙妙坐在床边，脚一晃一晃。她没喊人。她也不好意思去问谁——问谁呢，屋里就她和爷爷奶奶，大人一早下地去了。她就自己小声念叨。

「明明放这儿的……」

「昨天还在的……」

她拎着那张空纸巾，走到院门口。蒜瓣儿正蹲在门槛上啃玉米，两个小揪揪一颠一颠。铁头挨着她坐，也啃，啃得满脸都是。

妙妙没看他们，就站着，捏那张纸巾，小声说：「谁动我东西了……」

声音很小。可是院子里就那么大。

蒜瓣儿嘴里的玉米停了。她扭头，眼睛瞪起来。

「你说谁？」

妙妙脸一红：「没、没说谁。」

「你就是说我。」蒜瓣儿把玉米棒子往地上一搁，站起来，翻了个白眼，「一个破玩具，你以为我稀罕？」

妙妙不吭声，攥着纸巾。

蒜瓣儿撇撇嘴，看她那样，又把话咽回去半句。

「什么东西丢了。」蒜瓣儿说。不是问，是催。

「一只……小猫。橡皮的。」妙妙用手比了比，「这么大。」

「就这么点儿？」蒜瓣儿哼了一声，「走，找去。」

她说完就往院里走了。铁头把最后一口玉米塞进嘴，含糊地「嗯」了一声，抹了把手，站起来跟上。

妙妙愣在那儿。她刚才那句话，明明是冲着人去的。可蒜瓣儿好像没往心里放，一门心思去找了。

.

三个人在院子里翻。

蒜瓣儿翻得凶，鸡窝边上、柴火堆里、水缸后头，扒拉得鸡都咯咯乱叫。铁头不吭声，蹲下去，一块砖一块砖挪。妙妙跟在后面，指哪儿他们找哪儿。

「桌子上找过没？」

「找过了。」

「灶台呢？」

「不能在灶台，那么烫。」蒜瓣儿说，「橡皮的，化了。」

院里找遍了，没有。

蒜瓣儿叉着腰站在当院，眉头皱成一团。忽然她「哎」了一声。

「大黄。」

「谁？」妙妙问。

「一条狗。」蒜瓣儿往村里一指，「什么都叼。上回把我家鞋叼走一只，我找了三天。」

铁头点头。「叼东西。」他补了两个字，「爱藏。」

三个人就往村里去。

大黄的窝在村口大槐树底下，一个破纸箱子，上头压着半块瓦。妙妙老远就看见那狗趴在窝边上，黄毛，耷拉着耳朵，肚皮贴着地，眼睛半睁不睁，尾巴慢悠悠地扫。

蒜瓣儿蹑手蹑脚凑过去，往窝里瞅。

「在这儿！」她压着嗓子喊，「粉的！我看见了！」

妙妙心一跳，也扑过去看。

窝里头，那只橡皮小猫，就压在狗爪子底下。粉色的，翘尾巴，两个黑点点眼睛。旁边还有一只破拖鞋，一个塑料瓶盖，一小截啃剩的骨头。乱七八糟堆在一块儿。

妙妙看着那堆东西，愣了一下。

拖鞋。瓶盖。骨头。她的小猫，就搁在这一堆里头。

她没说话。可脸上那点绷着的劲儿，忽然就散了。

「拿呀。」蒜瓣儿催她。

妙妙伸手去够。大黄「呜」地一声，把爪子往小猫上一按，喉咙里滚出低低的声。它扭头，龇了一下牙。

妙妙的手缩回来。

「它不给。」她小声说。

蒜瓣儿也试了一下。狗把头往下一低，护得更紧了，屁股撅起来，一副谁抢跟谁急的样子。

「它当宝贝了。」蒜瓣儿气得跺脚，「一只破拖鞋它也当宝贝！」

三个人蹲成一排，看着狗，狗看着他们。谁也不动。

铁头一直没说话。这会儿他挠了挠后脑勺。

然后，他从裤兜里，慢慢掏出一个东西。

是半包火腿肠。皱巴巴的，捏了半天，塑料皮都发热了。

妙妙认得。这是铁头的。他昨天还揣着，谁问也不给，说要留着。

铁头低头看了看那半包火腿肠，又看了看狗。他的嘴动了动，像是有点舍不得。

「……分它点儿。」他说。

「你那不是留着自己吃嘛。」蒜瓣儿脱口就问。

铁头没接话。他把火腿肠撕开一点，露出红红的一截，往鼻子跟前晃了晃——不是给狗晃，是给自己闻了一下。然后他站起来，往槐树那边走了几步，把火腿肠举高。

「大黄。」他喊。

大黄的耳朵「唰」地竖起来了。

铁头把一小截火腿肠往远处一扔。狗「腾」地弹起来，冲过去，一口叼住。铁头又扔一截，更远。狗又追。

「快！」铁头回头，含含糊糊喊了一声。

蒜瓣儿手快，一下扑到窝边，手往里一伸，把粉小猫抓出来，「得了！」

那边铁头还在扔。一截，一截，把大黄引到大槐树的另一头去了。等半包火腿肠扔完，狗还傻乎乎地满地闻，找下一截。

铁头空着手回来。他看了看空塑料皮，抖了抖，里头一点渣都没了。他把皮塞回兜里，豁着牙笑了一下。

.

妙妙从蒜瓣儿手里接过小猫。

黏糊糊的。一手的狗口水。粉色的橡皮上还沾着一根黄狗毛。

她捏着尾巴，把它举起来，离眼睛远远的。想擦，又没处擦。想笑，又觉得有点狼狈。就那么举着，哭也不是笑也不是。

蒜瓣儿凑过来看了一眼，「噗」地一下笑出来。

「你这猫，现在归大黄了一半。」

妙妙也绷不住了，鼻子里哼出一点笑。

她低头看那只沾着口水的小猫，又想起窝里那堆东西——破拖鞋，瓶盖，啃剩的骨头。她的小猫，就跟那些搁一块儿。

她张了张嘴。

「……对不起。」她小声说，「我刚才以为……」

「行了行了。」蒜瓣儿一摆手，把话截断，「找着了就行。」

就这么一句。她说完就蹲下去，帮妙妙揪那根粘在小猫身上的狗毛，揪不下来，越揪越黏。

铁头在旁边点头。他嘴里不知什么时候又塞上了东西——是刚才引狗剩下的最后一小截火腿肠头，他没舍得扔，自己吃了。他嚼着，含含糊糊地也「嗯」了一声，算是附和。

妙妙看着他们两个。

一个蹲在地上给她揪狗毛，一个嘴里塞着东西冲她点头。谁也没等她把那句「对不起」说完，谁也没让她解释她刚才心里那点乱七八糟的猜疑。

好像那句话根本不用说完。

好像她站在这两个人跟前，不用把话摆整齐，也不用把自己收拾得妥妥当当。

蒜瓣儿那根狗毛到底没揪下来，急得干脆一屁股坐地上了，笑。铁头看她笑，也咧开嘴，豁牙那个缺口露出来。

妙妙拎着那只沾口水的粉小猫，站在大槐树底下，太阳晒着，知了在头顶上叫得震天。

她也笑了。

回去的路上，那只小猫她没舍得放兜里，怕蹭一身口水。就那么捏着尾巴，一路举着走。举得胳膊都酸了。

大黄在后头远远地跟了几步，又叼起那只破拖鞋，回它的窝去了。

第五章·偷偷筹备的生日会

那天夜里妙妙起来上厕所。

院里黑，虫子叫得响。她摸着墙走，走到蒜瓣儿家窗户底下，脚忽然停住了。

窗里有光。一点点黄的，油灯或者小灯泡。

妙妙听见咳嗽。

是奶奶。一声，又一声，咳得很长，像喉咙里卡着东西下不去。

然后是倒水的声音。咕咚咕咚。是蒜瓣儿。

「慢点喝。」蒜瓣儿说。声音跟白天不一样，没那么冲。

咳嗽停了一会儿。

妙妙本来要走的。她站住了。

「唉。」奶奶叹了口气，「也不知道还能陪你过几个生日。」

屋里静了一下。

「胡说！」蒜瓣儿的声音一下子高起来，凶巴巴的，「你别瞎说！我给你过！年年给你过！」

「好好好。」奶奶笑了一声，又咳，「给我过，给我过。」

「躺下。」蒜瓣儿说，「别咳了。」

灯灭了。

妙妙站在窗户底下，站了好一会儿。虫子还在叫。她也没去成厕所，摸着墙又回屋了，钻进被窝，眼睛睁着。

她想起来一件事——过两天，就是奶奶生日。蒜瓣儿早两天嘴上念叨过一回，说得特别快，一晃就带过去了，像是不想让人听见。

※

第二天一早，妙妙就去找蒜瓣儿。

蒜瓣儿蹲在门口喂鸡，撒一把，鸡就围上来。

妙妙走过去，站定，也没绕弯子。

「我帮你。」她说。

蒜瓣儿撒粮食的手停了。「帮我什么？」

「给奶奶过生日。」

蒜瓣儿的脸「唰」地红了一下，随即把粮食盆往地上一磕。

「谁要你帮！」她翻了个白眼，「我一个人就能办！」

妙妙不吭声。

她看见蒜瓣儿嘴上这么说，眼睛却亮起来了，亮得跟含着水似的，两个小揪揪都跟着一颤。

「你……」蒜瓣儿撇撇嘴，声音低下去，「你会画画。」

「嗯。」

「那画个画。」蒜瓣儿别过脸去，「就画一张。多了不要。」

妙妙点头。

「还有铁头。」蒜瓣儿一拍大腿，「叫上铁头，他有力气。」

三个人在草垛后头凑齐了。

草垛后头没人来，闷，有股干稻草味。蒜瓣儿蹲下，压着嗓子说话，声音小得跟蚊子似的。

「小声点。」她说。

「我没出声。」妙妙也压着嗓子。

「嘘——」蒜瓣儿竖起一根手指。

铁头挠挠后脑勺，也「嘘」了一声，其实谁也没吵。

「后天。」蒜瓣儿伸出三根手指，又缩回一根，「后天，我奶生日。谁都不许说漏。」

「不说。」铁头说。

「你尤其不许。」蒜瓣儿点着铁头鼻子，「你一急就秃噜嘴。」

铁头把嘴一抿，重重点头，像是把话锁进去了。

※

头一件事是钱。

三个人把兜掏空。蒜瓣儿兜里几个钢镚儿，铁头兜里几个，妙妙有一张十块的，还有几枚硬币。

凑一块儿，数了两遍。

「十四块三。」蒜瓣儿数完，脸垮下来，「买啥？」

「买蛋糕。」妙妙说。

「镇上才有蛋糕。」蒜瓣儿翻白眼，「走去镇上，天黑都回不来。你懂个蒜瓣儿。」

妙妙不说话了。

「不买。」蒜瓣儿把钱重新塞回兜，塞得很深，「自己做。发糕。我奶爱吃发糕。」

「发糕要面。」铁头说。

「要面，要鸡蛋，要碗。」蒜瓣儿掰着指头，掰完把手一挥，「我去借。」

蒜瓣儿借东西是一绝。

她端着个空盆，先去了东头王婶家。

「王婶！」她隔老远就喊，「借瓢面！」

「借面干啥？」王婶探出头。

「蒸馍。」蒜瓣儿脸不红气不喘，「我奶想吃馍了，馋得慌。」

「你奶啥时候馋馍了。」

「今儿刚馋的。」蒜瓣儿把盆往前一递，「就一瓢，明儿还你两瓢——不对，还你一瓢，多的算利息。」

王婶被她逗笑，舀了大半盆面：「利息你留着。」

「王婶最好！」蒜瓣儿端着盆就跑，「王婶你今儿真好看！」

「你这猴丫头——」王婶在后头骂，笑着骂。

到了西头李奶奶家借鸡蛋。

「李奶，借俩鸡蛋。」

「借鸡蛋不还的。」李奶奶眯着眼。

「我拿话还你。」蒜瓣儿一本正经，「你孙子上回摸鱼掉沟里，我可没告诉你。这就抵俩鸡蛋。」

李奶奶一愣，随即笑骂着，装了三个鸡蛋塞她篮子里，还多搭一个。

蒜瓣儿走一路贫一路，篮子越走越满。碗从张家借，红边儿的粗瓷碗，一摞。旧录音机从赵家借，赵家爷爷说只剩一盘老磁带了，别的都坏了。

「一盘就一盘。」蒜瓣儿抱着录音机，「有响的就行。」

※

东西齐了，就在铁头家后院开工。铁头家大人下地了，清静。

妙妙负责画。

她趴在小板凳上，铺开纸，画奶奶，画蒜瓣儿，画铁头，画自己。奶奶站中间，三个小孩围一圈。

画着画着，她皱眉。奶奶的脸画得太长，蒜瓣儿的揪揪画歪了一个，铁头的门牙那个缺口她想画上，一画倒像少了半张嘴。

「画得不像。」妙妙小声说。

「像不像的。」铁头凑过来看一眼，「是那个人就行。」

铁头去揉面。

面盆比他脑袋还大。他把面倒进去，加水，两只手插进去和。和着和着，面越来越黏，粘他一手，甩都甩不掉。他使劲往下按，脑袋跟着往下栽，差点整个扎进盆里。

等他抬起头，眉毛上、鼻尖上、下巴上，全是白面粉，成了个白眉毛老头。

妙妙看他一眼，「噗」地笑了。

铁头也不知道自己脸白了，还纳闷地看她，眉毛上那两撮白面直往下掉渣。

意外一个接一个。

面粉眼看不够了，蒜瓣儿把盆刮了又刮，刮出最后一层。鸡蛋磕的时候碎了一个，蛋清顺着桌子腿往下淌，铁头赶紧拿手接，接了一手。

录音机也不争气，放那盘老磁带，咿咿呀呀的，是段谁也听不懂的老戏。

「这啥呀。」妙妙皱眉。

「就这一盘。」蒜瓣儿说，「凑合。」

※

坏事出在那张画上。

蒜瓣儿蒸完发糕出来，凑到画跟前看，看了半天，撇嘴。

「太洋气了。」她说。

「哪儿洋气了。」妙妙护住画。

「你看你把我奶画的。」蒜瓣儿指着，「穿这么白，跟画报上似的。我奶不穿这个，我奶穿蓝的，带补丁。」

「我又不知道。」妙妙急了，声音都抖，「我画好看点不行吗！」

「不像就是不好！」蒜瓣儿嗓门大起来，「这是给我奶的，又不是给你城里挂墙上的！」

「你自己画啊！」妙妙把笔往桌上一拍，「你会画你画！」

两个人梗着脖子，谁也不让谁。

铁头夹在中间，看看这个，看看那个。他嘴唇动了动，憋了半天。

「你们……你们别吵了。」他挠着后脑勺，一脸委屈，「我把我的……我把我的……」

他往兜里掏，掏了半天，掏出一颗攥得发烫的水果糖，就一颗，还化了一半，纸都粘住了。

两个女孩一齐看他。

看他那张糊着白面粉的脸，那两撮白眉毛，那颗化了一半的糖，那副要哭不哭的样子。

「噗——」

两个人同时笑出来。

妙妙笑得直不起腰，蒜瓣儿笑得一屁股坐地上。铁头还举着那颗糖，愣愣的，不知道自己哪句话说对了。

「你留着吃吧。」蒜瓣儿抹着眼角，「谁要你的糖。」

妙妙把笔捡起来。

她没吭声，低头把奶奶那件白衣裳涂成了蓝的，又在袖子上添了个小方块——那是补丁。

「行了吧。」她把画一转，给蒜瓣儿看。

蒜瓣儿瞅了瞅，鼻子里哼一声：「凑合。」

就翻篇了。

※

到了生日那天。

计划头一晚就定好了。蒜瓣儿负责把奶奶支出门，铁头和妙妙在家里布置。

晌午过后，蒜瓣儿装模作样跑回家。

「奶！」她喘着气，「村头有人找你说话！」

「谁找我？」奶奶正纳鞋底。

「那个……那个大槐树底下的，赵家爷爷！」蒜瓣儿眼睛一转，「说有个啥事，非要当面跟你说，急得很！」

「啥急事。」奶奶放下鞋底，慢腾腾站起来。

「我哪知道。」蒜瓣儿推着她往外走，「你去了不就知道了。快去快去。」

把奶奶推出门，蒜瓣儿扒着门框回头，冲屋里挤了个眼色。

妙妙和铁头「唰」地动起来。

发糕早蒸好了，黄澄澄一大块，晾在案板上。铁头小心捧过来，摆在堂屋正当中的桌上。

妙妙从篮子里抽出三根狗尾巴草，毛茸茸的，一根一根插上去，当蜡烛。

红边儿的粗瓷碗摆整齐，一圈。妙妙的画贴到墙上——她踮着脚，铁头扶着桌子，两个人对了半天，把画贴正了。画上奶奶穿着蓝衣裳，带补丁，三个小孩围一圈。

录音机搁在窗台，蒜瓣儿走前交代过，等奶奶一进门就按。

妙妙退后两步，看这满堂屋。

发糕。三根狗尾巴草。一圈红边碗。墙上那张画。窗台上等着响的录音机。

铁头站她旁边，脸上还有没擦干净的白面粉。他也看着，豁牙咧了咧，没说话。

外头，蒜瓣儿正连哄带骗把奶奶往回带的声音，隐隐传过来，越来越近。

妙妙的心怦怦跳。

一切都摆好了。

就等奶奶回来。

第六章·奶奶的生日

奶奶的手搭在蒜瓣儿肩膀上，一步一步往家走。

「村头哪有人找我。」奶奶说，「我瞅了半天，一个人影都没有。」

「有！刚才还在！」蒜瓣儿嗓门老大，头也不回，「你走得慢，人家等不及走了呗。」

奶奶「嗯」了一声，没接。她走得是慢，一只手还扶着腰。妙妙跟在后头，看见蒜瓣儿扶奶奶的那只手，攥得紧紧的，指头都用上劲了。

快到院门口，蒜瓣儿忽然不说话了。

她抢上一步，推开堂屋的门。

「奶奶，你看——」

话没说完，屋里三个孩子——不对，妙妙和铁头两个——已经站成一排。蒜瓣儿一撒手，也蹦过去站进了那一排。

桌上摆着那块玉米面发糕，黄澄澄的，上头插着三根狗尾巴草，毛茸茸地立着。墙上贴着妙妙画的画。借来的碗一只一只摆得整整齐齐，碗边的豁口全冲里头，看不见。

「奶奶——」三个人一起喊，「生日快乐——！」

喊得不齐，铁头慢了半拍，「快乐」两个字拖在后头，像个尾巴。

奶奶站在门口，愣住了。

她没进屋，就那么站着。眼睛先看桌上的发糕，又看墙上的画，又看那三根立着的狗尾巴草。屋里昏黄的灯泡照着，她的眼睛慢慢地转了一圈。

最后，落在蒜瓣儿脸上。

蒜瓣儿咬着嘴巴，手指头绞着衣角，绞过来又绞过去。她那两个冲天小揪揪，一动不动。平时嘴那么贫的一个人，这会儿一个字也没有。

奶奶的嘴动了动，也没出声。

※

铁头往前站了一步。

他昨天排练了一整下午，说要给奶奶表演「口吞玉米」——把一整根煮玉米囫囵吞下去。练到一半卡了喉咙，脸憋得通红，咳了半天，蒜瓣儿在旁边直拍他后背，说你可别把自己噎死在奶奶生日头一天。

节目就黄了。铁头临时改背诗。

这会儿轮到他，他挠了挠后脑勺。

「那个……」他开了个头。

底下没了。他的嘴张着，眼睛往上翻，像在脑袋里头翻箱倒柜找那首诗。找了半天，一个字没找着。脸先红了，从耳朵根红上来。

妙妙替他急，手心都出汗了。

铁头憋得实在没法了，忽然抬起头，直直看着奶奶，蹦出三个字：

「奶奶……你别老。」

说完他自己都愣住了。嘴还半张着，那颗豁牙的缺口露在外头。他大概也不知道自己怎么就说了这么一句。这不是诗。

屋里静了一下。

奶奶走过去，伸手摸了摸铁头的板寸头，来回摸了两下。

「傻孩子。」她笑着说。

妙妙站得近，看见奶奶那只摸头的手，在抖。不是使劲，是那种自己停不住的抖。摸完了，奶奶把手收回去，攥成了拳。

铁头低下头，脚尖蹭地。他不说话了，可耳朵还红着。

※

该妙妙了。

她走到墙跟前，把那张画取下来，双手递过去。

画上是奶奶，还有三个小孩，围着一张桌子。奶奶画得有点太高了，小孩画得有点太洋气，脸蛋红扑扑的，像糖纸上印的。蒜瓣儿说过这画「太假，咱哪有这么白」，可到底还是贴上了墙。

「奶奶。」妙妙说。

她想好了要说的话，可到了嘴边又卡了一下。

「我……我刚来的时候，说这里是破地方。」她声音很小，「那天晚上，我还小声说了一句。」

奶奶看着她。

「我说错了。」妙妙把画又往前递了递，「这里不破。」

说完她脸有点烫，低下头去看自己的凉鞋。

奶奶接过画。她把画举到灯底下，看了很久。屋里就听见外头稻田里的蛙声，一浪一浪的。

奶奶看画看得那么久，妙妙都有点站不住了。

「画得好。」奶奶终于说，「奶奶喜欢。」

她把画贴在胸口，用手压了压，像怕它飞了。

※

蒜瓣儿划着了火柴。

她凑到发糕跟前，一根一根地点那三根狗尾巴草。第一根点着了，火苗小小的，橘黄的一点。第二根，第三根。三点小火苗立在发糕上头，晃啊晃的。

火太小了，风一动就往一边倒。蒜瓣儿赶紧用手拢着，护住。

「奶奶，许愿！」她说，「闭眼！」

奶奶就闭上了眼。

那三点小火苗，在她脸上晃。晃到她的皱纹里，一道一道的，忽明忽暗。她闭着眼，安安静静的，没出声，也没动。就那么站着，站了好一会儿。

屋里三个孩子都不敢喘气。

奶奶睁开眼。她弯下腰，凑到发糕跟前，「呼」地一口，把三根狗尾巴草上的火吹灭了。

一缕白烟，直直地往上飘。

蒜瓣儿一下凑过去，脸都快贴到奶奶脸上了。

「许的啥？你说！」她拽着奶奶的袖子，「你说出来我帮你实现！我啥都能办到！」

奶奶没直接答。

她伸出手，把蒜瓣儿额前那一绺卷毛，轻轻往耳后别了一下。别好了，还用指头顺了顺。

然后她才慢慢地说：

「蒜瓣儿啊，奶奶许的愿是——以后有人陪你过生日。不一定是我，但你身边得有人。」

蒜瓣儿愣了一下。

那一下，妙妙看见她脸上的劲儿松了，就跟第一章大黄窝边上、妙妙自己脸上松掉的那个劲儿一模一样。蒜瓣儿的眼泪一下就涌上来了，说不清是先红的鼻子还是先红的眼睛。

「你……你许得不好。」她抽着鼻子，一个字一个字往外蹦，「重新……重新许！」

话没说完，她一头扎进奶奶怀里。

脸埋在奶奶的衣裳上，肩膀一抽一抽的。她哭得不好看，鼻子堵了，说话都带着哭腔，还伸出袖子在奶奶身上乱蹭。平时那个嘴贫的、翻白眼的、说「你懂个蒜瓣儿」的蒜瓣儿，这会儿缩成小小的一团。

奶奶抱住她。

那只一直在抖的手，搭到蒜瓣儿背上，手掌慢慢地、一下一下地拍。像拍一个还在吃奶的小娃娃。

「好。」奶奶说，「好，奶奶重新许——」

她顿了顿。

「许明年还陪你过。」

蒜瓣儿在奶奶怀里点头，点得直往里拱。她想说话，可堵着，只挤出来半句：「说……说好的……」剩下的又哭没了。

妙妙站在旁边，鼻子也酸。她没哭出声，只是眼睛热热的。铁头站在她另一边，嘴抿得死紧，那颗豁牙也不露了，眼睛直直地看着地。

那缕白烟早飘散了。发糕还是黄澄澄的，三根狗尾巴草软软地歪在一边。

※

生日会散的时候，天已经全黑了。

奶奶把发糕切了，一人一大块。蒜瓣儿眼睛还红着，嘴里塞得满满的，一边吃一边含糊地骂铁头把她那块抢大了。铁头豁着牙笑，也不还嘴，把自己那块掰了一半塞给她。翻篇了。

吃完，妙妙跟蒜瓣儿一块儿收拾。两个人蹲在院里的水盆边上洗碗。

水哗哗地流。碗一只一只在水里转，碰得叮当响。头顶的灯泡照着，一圈小虫子还在绕。

妙妙洗着碗，忽然开口。

「蒜瓣儿。」

「嗯。」

「你奶奶说，以后有人陪你过生日。」妙妙手里的碗转了一圈，「那个人，可以是我和铁头。」

蒜瓣儿刷碗的手没停。

「我们明年还来。」妙妙说。

蒜瓣儿低着头刷碗，一下，一下。她没抬头，也没接话。水声哗哗的，盖住了别的动静。

过了好一会儿，她才小声说了一句：

「……你说的。」

又刷了一下碗。

「不来是小狗。」

妙妙「嗯」了一声。两个人谁也没再看谁，就低头刷碗，把一摞碗一只一只刷干净，摆到边上晾着。豁口那面，蒜瓣儿也随手冲里头摆了。

※

第二天，铁头补了个东西给奶奶。

是一个咸鸭蛋，他自己在蛋壳上刻了个笑脸——两个点是眼睛，底下一道弯，歪歪扭扭的。他递过去，挠着后脑勺，一句话没说，塞下就跑了。

奶奶把那咸鸭蛋摆在窗台上，舍不得吃。

第七章 · 离别

暑假就剩这一天了。

妙妙的粉色拉杆箱早收好了，立在堂屋门口。轮子上的泥没擦，一路带回来的。她没擦。

太阳照在门槛上，一条亮线。蝉在外头叫，跟头一天一样响，好像谁都没告诉它今天不一样。

三个人坐在门槛上，一人一格。中间搁着妙妙的书包，拉链开着。

妙妙先掏出一支笔。

笔杆上贴着两颗星星，一颗掉了半边。笔帽松了，缠着一圈透明胶，胶都发黄了。

她把笔递给蒜瓣儿。

「给你。」

蒜瓣儿没接，先斜眼看。

「破笔。」

「这支笔我考第一用的。」妙妙把笔往前送了送，「送你了。你以后考试用。」

蒜瓣儿撇嘴。

「谁稀罕。」

可她手伸过来了。她拿过笔，翻过来看那两颗星星，又把笔帽拔下来，套上去，松的，晃。

「帽都掉了。」

「缠上胶就不掉。」

蒜瓣儿没再说话。她把笔往裤兜里塞。不是随手一塞，是往最深处塞，塞到不能再塞，还用手在外头按了按，怕它掉出来。

「破笔。」她又说了一遍，声音比头一回小。

二

妙妙把书包里的零食全倒出来，摊在门槛上。

花花绿绿一小堆。果冻、软糖、巧克力、还有城里超市里那种一撕一大包的膨化的。

「铁头，你挑。」妙妙说，「挑你想要的。」

铁头挠后脑勺。

他不动手，先看。一样一样地看，看得很慢。手在膝盖上蹭了蹭，才伸出去。伸到半路又收回来。

蒜瓣儿在旁边急。

「拿呀你！又不咬你手！」

铁头没理她。他挑了半天，最后拿起最底下那一包。

是苏打饼干。方方正正，包装最素，一点花色都没有。

妙妙愣了一下。

「你要这个？」她指了指那些花花绿绿的，「这些更好吃。」

铁头把饼干攥在手里，摇头。他想了想，门牙那个豁露出来。

「甜的……」他卡了一下，「甜的吃完就没了。」

他又想了想。

「饼干能掰着吃。掰一小块，掰一小块。」他比划了一下多小的一块，「能吃好几天。」

没人接话。蝉在叫。

妙妙低下头，从那堆里捡了两颗果冻，塞进铁头另一只手里。

「这个不用掰。」她说，「今天吃。」

铁头攥着，一只手饼干，一只手果冻，两只手都没空，不知道往哪儿放。

轮到他俩了。

蒜瓣儿站起来，进屋，出来的时候手里拎着那个草笼子。

就是那个笼子。稻草拧的，巴掌大，笼壁上留着缝。逮萤火虫用的，逮知了用的，逮金龟子用的，整个夏天就在蒜瓣儿这儿。

这会儿它空着。

里头什么都没有，光透进去，也透出来。

蒜瓣儿把笼子递过去。

「虫都放了。」她说，「就剩个空笼子。」

妙妙看着那个空笼子。

「你拿回去。」蒜瓣儿说，「挂书桌旁边。」她顿了一下，「看见它，就想起来。」

铁头在旁边补了一句。

「空着……」他挠后脑勺，「你能装别的。」

妙妙伸手接过来。轻。空的笼子，几乎没重量，只有一股干草味，晒过太阳捂了一夏天的那种味，还在。

她把笼子搂在怀里。

「我不会装别的。」妙妙说。

她低头看笼子里那些缝，那些光。

「就装这个暑假。」

蒜瓣儿别过脸去，看门外。

「装不下。」她说，声音有点闷，「这么小。」

「装得下。」妙妙说。

谁也没再说话。

四

车来了。

是隔壁的三轮车，突突突的，顺路捎脚到镇上。车斗里已经堆了两袋玉米，腾出半边空地方。

妙妙的爷爷把拉杆箱搬上去，塞在玉米袋边上。

妙妙爬上车斗。她一手扶着箱子，一手搂着草笼子，笼子搂在胸前，怕颠。

蒜瓣儿和铁头没上车。他俩站在村口那棵大槐树底下。

树影盖着他俩，一片一片的，晃。

三轮车突突突响了两声，动了。

车斗晃了一下，玉米袋歪了歪。妙妙坐稳了。她朝槐树底下挥手。

就挥手。手举着，晃。

蒜瓣儿也举了手，没怎么晃，就那么举着。铁头没举，他两只手还攥着饼干和果冻，腾不出来。

五

车往前走。

村口在后头，越退越远。槐树底下那两个人也越退越小。

铁头没追。

他站在原地，看着车走。车轱辘压过路上的坑，颠了一下，又一下。

等车开出去几十米，铁头忽然张了嘴。

「……明年还来啊。」

声音不大。夹在三轮车突突突的响里，差点就散了。

可是妙妙听见了。

她在车斗里回头。她想应一声。喉咙里堵着，一时没应出来。她就使劲点头，点了好几下，怕他看不见，又把手举得高高的。

铁头看见了。他也点头。

就这么远远地，一个点头，一个点头。

六

蒜瓣儿站着没动。

从车动，到车走远，到车拐上镇上那条路，她一直站着。眼睛跟着车走。

车拐了弯。玉米地挡住了。看不见了。

路口空了。就剩一条土路，两道车辙印，往前伸，伸到看不见的地方。

蒜瓣儿又站了一会儿。

然后她转身，用袖子在脸上抹了一把。

「走了。」她说，「回家掰玉米去。」

她先走的。走得快。裤兜里那支笔硌着腿，一走一硌。她没掏出来看，也没让它掉。

铁头跟在她后头。

走了两步，铁头回了一下头。

看了一眼那个空荡荡的路口。

路口没人了。土还是那个土，路还是那条路。玉米叶子在风里响，一大片，沙沙沙的。

铁头把攥了半天的果冻，剥开一颗，塞嘴里。

另一颗，他攥着，没吃。

他跟上蒜瓣儿，往玉米地去了。

尾声·城里的书桌前

台灯是白的，照着书桌一小块。

作业本摊开一半。上头写了三行，第四行空着。妙妙握着笔，没写。

这支笔是新的，笔杆光溜溜的，笔帽扣得严严实实。她换了个手握，又换回来。

那支带星星贴纸的，笔帽用透明胶缠着的，早不在她这儿了。

台灯旁边挂着那个草笼子。铁丝挂钩卡在灯座的缝里，卡得挺牢。稻草干了，颜色比在村里的时候浅，一根一根翘着。

笼子是空的。

空调的风从上头吹下来。笼子轻轻转了半圈，又转回来。

妙妙伸手，碰了碰它。它晃了两下，停住。手指头上沾了点干草的碎末，她也没弹掉。

她转过头，看窗外。

对面那栋楼，一格一格亮着。这家亮，那家黑，黑的那家过一会儿又亮了。楼底下路灯连成一条线，橘黄的，一盏接一盏，一直排到看不见的地方。

那么多光。

妙妙看着看着，眼睛有点花。那些窗子的光糊在一块儿，路灯也糊在一块儿。一亮，一亮，一亮。

像草丛里那样。一点一点的，飘着，不急。

只是这些光不动。它们钉在那儿，规规矩矩，一盏是一盏。它们不会落到手心里来，也不会翅膀一张就飞走。

她小声说了一句。

「……你们还在捉吗。」

没人应。空调还在吹。

妙妙低下头，看那个空笼子。

不知怎么的，她好像听见了。蛙声底下，一声长的，拉得老长——细细的，远远的，从左边来。

她侧了侧耳朵。

白墙上什么都没有。窗子关着。外头是马路，是车，是楼。哪有什么大杨树。

她笑了一下。她知道那不是真的。是那声音自己响起来的，从耳朵里头，不是从外头。

可它响的时候，心里那个地方，还是空了一下。

她等着。它没再响。

妙妙把台灯往自己这边拧了拧，亮了一点。她拉过作业本，捏了捏那支新笔。

第四行，她开始写。

笔尖在纸上沙沙响。写着写着，妙妙不看笼子了，也不看窗户了，就低头写自己的。字一个一个爬满了那一行。

窗外，路灯里头有一盏，忽地闪了一下。

像是有什么，从那点光里飞过去了。